

集部

青谿漫稿卷十八

明 倪岳 撰

序

送冢宰錢先生致仕榮歸詩序

成化己亥冬南京吏部左侍郎雲間錢先生奉表入賀聖壽於京師既陛見即具疏乞骸骨南歸上眷顧舊學嘉其彊徤未遽聽其去以先生辭情懇切乃優詔許之

特晉本部尚書予誥追贈其先復賜勅及寳鏹三千緡給驛以還皆曠典也已而援例得遣子峘入太學因過南都留數日始行南都縉紳士歆艷嘆慕以為聖天子貴老敬賢之心如此其至也莫不奔走致賀至於讌會之盛祖餞之遠冠蓋如雲車馬塞途可謂焜耀於今日而傳播於後世者初不在漢疏傅唐楊尹之下於戲休哉所嘗游于先生之門者復各賦詩以頌千載之盛遇而道一時之別懷厥既成卷授簡于岳以序岳惟先生

以正統已未擢第進士入翰林時先君尚書大人亦在榜中官相聯居相比而又同為江南產也締交之厚且密孰能愈之岳生也晚自為童子無一日不侍先生側獲親炙教益獨深天順癸未先生主考南宮幸不以淺陋見黜得從考試登第竊官翰林沐造就之德亦久顧年家子在門生列者惟岳為然則於是行方自以蕪謭為媿思勉致一言為先生壽況辱諸縉紳之命而又將安諉乎岳不敏不敢遠舉前代之事以溷先生之聽竊

惟我國家優禮舊臣圖任老成之義視昔有加何則自我高祖創業文廟繼統之後列聖臨御之日時則有若西蜀蹇公泰和王公鉛山王公蕭山魏公率以才德老成當逾七望八之年居大冢宰之位天下之士望餘光而景賢範者未嘗以為衰而朝廷之上勤倚注而極眷念者又惟恐其去葢以一身而繫於上下之望者如此其重也故方其在位也或以疾告朝廷輒優免朝謁每朔望一入覲慰問勤惓賜予旁午蹇王皆如此其有疑

議須咨决者上至親御宸翰遣近臣就而問焉蹇公時如此及其卒不可留而去也雖曠歲逾紀上猶眷念不置至遣行人存問錫賚益厚魏公如此此皆前代所無而出自淵衷超越古昔其禮遇之至何如哉是以當時不獨諸公上弼君德下總庶政鞠躬盡瘁至忘其老而凡為臣者觀感興起孰不益思攄忠效職以圖報稱於萬一哉嗟夫老成既遠典刑具存兹幸先生歸神間體和養道毓德優游林泉之間歌詠太平之樂所以化導

鄉人及其子孫者宜無所不至而後生晚進之士得大人君子為之依歸飭學厲行以思繼美於盛世使治化益隆風俗益厚不亦大有裨於世道也耶矧夫聖天子尤篤意於甘盤之舊恒信之如卜筮倚之如鑑衡豈無大政事大議論之當詢者乎或者龍章北來星軺南邁求先生之廬而請焉而先生百歲期頤五福攸萃又或者皇華遣行恩命疊至就先生而問焉是皆有必然而可俟者也故敢具書于羣言之右以著見今日禮文之

盛云

興武周氏族譜序

古者因生以賜姓以得姓者為祖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則其子孫共相連屬為之族雖支分派别益逺益繁然尋其流可以知其源尋其支可以知其本則有譜牒存焉譜牒存而統系明恩義洽因其所自出而下推之逺者不疎微者不絶由緦功以及乎無服者蔪然具存也統系不已明乎因其所自出而上推之為吾親之所

從始為吾族之所從始由乎一本而不至於塗人者藹然不敢忘也恩義不已洽乎故曰觀乎譜而後孝弟之心生焉後世譜牒不修風俗益薄或有之以貧賤而斥或無之以富貴而合甚者至親相視恩禮蔑如益可慨矣南京興武千戸周君鐸以其族譜圖示予而告曰周氏本臨川士族後遷豐城之鄉塘居焉先曽大父廣淵在元至治間攜家渡淮聲問不通族人遂不知其所終孰意傳緒至鐸居淮北者且四世矣比因漕事抵豐城

訪諸族人之存者皆貿貿然疑之及出譜相校乃知曽大父之後固在也始大合族姓叙昭穆相歡聚為樂迄今往來不衰由是而益知譜之所繫於人大矣周氏之譜雖莫知其所由始然譜始於允龔傳八世至廣淵乃渡淮而北因從征伐屯守淮西子鐵老代無嗣季子祐生之子旺代之克樹戎績授職百户旺卒其子代之以功進千户佐漕有聲知名公卿間則鐸也去允龔盖十一世矣夫廣淵之去其族迄今且百五十年亦既失其

所在雖有仁厚之族其不相視為塗人者幾希幸此譜之存而後離者復合疎者復親盖因流而得源即支以達本初若紊錯迂遠而難考徐而視之有綱有條脉絡貫通雖其派别之繁而本之所自出則一耳嗚呼方其初也為淮北之武胄為江右之士族判然不相關今則為族伯叔為族兄弟恩禮相及功緦相加所謂孝弟之心油然以生不繫於兹譜也哉譜嘗燬于火十世孫伯張大尹因其舊圖修復之再輯於十二世孫士肅士倫

徵士吳先生爲之序廣淵之後惟鐵老祐生見譜中鐸乃自序其親以下若子若弟若弟之子若孫各系於其世庸以補其所缺爲周氏全譜以傳屬予序之俾後有徵焉

贈上元大尹王君至善赴官序

往予識王君至善於表兄定襄伯郭惟賢所喜其言議謇謇出人意表雖惟賢世貴介亦知以此重之後君以明經登成化辛丑進士試政駕部時予方起家㝢北來

而君奉大司馬檄督舟而南所至有聲于是益喜君之能以經學飭吏事不獨其有文也是年冬調選拜官授應天府上元令上元予父母之邦也比年旱澇民貧甚將不堪其生嗷嗷然思得賢令宰以撫之不啻赤子之待哺也而今屈君以往又安得不為吾邑之民喜耶君將行詢予以邑之所當舉置者予無以告也重以同邑諸君之請殆不容以終默已嗚呼天下分郡邑之政以為職者多矣其親民者莫若令則民之疾苦毒害之切

非令將誰告也而可忽哉夫謂之親民者其必勾稽於往牒推擿其宿蠹家視而戶閱之然後可以知其孰為富孰為貧孰為窮而無告而善而惡也而後因人以行吾之政故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斯謂之民之父母非能知之而能同其好惡也哉然則親之者非特勢位之相近而實恩意之相接也豈惟是耳財賦之弗親則貪者得以肆其欺案牘之弗親則猾者得以乘其隙刑獄之弗親則豪右者得以行其姦若是者皆足以

為民病也而其所從來久矣惟君一鏟而新之可乎雖然上元畿内赤縣之一也自昔國家之政恒加厚於畿内之民固將培植基本以示極於四方也而今或不然矣夫其不然者豈政之過歟行其政者之過也且京令之秩加天下諸邑之令一等則固厚於令矣豈厚於令者乃薄於其民乎哉蓋惟其能親者而後有以厚之也固於君之行望之矣矧夫君故閩南望族自大父官京師宦學相承久矣而君青年偉質雅志問學又足以繼

之自拜官來日詢諸老於為縣者思以阜厚吾民其志皆可嘉也然則予果何以為君贈耶嗚呼勉哉茲行尚毋厭於親民也

贈大司徒翁公致仕序

户部尚書莆田翁公以豐碩之學弘敏之才受知列聖進大司徒贊禆國用上下賴之逾以年逾六袠衰病日侵乃具疏懇乞休致上方篤於倚任而又重違其意遂優詔賜允特進秩為太子少保予勅給驛以歸且月有

廩食之奉歲有力役之供恩禮優蕃寔出異數聖天子優老尊賢于是為至而公之始終盛福亦無以加也行有日公卿大夫莫不出祖都城之東衣冠坌集車馬雜遝視漢疏傅之歸若有過焉維時翰林侍講焦君孟陽感公知愛之深而惜公違遠之别乃裒詞林諸作以申贈意遣岳為之序岳筮仕之初已聞公直亮忠毅事我英皇雖暫出外藩而歸然為時之望未嘗少屈也及夫迴翔憲臺遂總國儲歟歷中外餘四十年清德雅量有

古大臣之風後生晩進方藉公以為儀刑規範而公遽歸矣嗟夫天道有消長之理君子宜明進退之時宜進而退則有先時之失宜退而進則有後時之譏古之人所以自處者於此恒慎焉今公之竭誠殫忠以事乎上者亦已久矣老境駸尋故鄉遼邈慨然而興功成名遂身退之想三抗疏而後得請則朝廷之所以待公可謂極于恩而公之所以自處者可謂適其時冥鴻髙舉人可望而不可及矣於乎休哉雖然昔有宋叅政趙公槩

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憂國愛君為事集古今諫諍為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賜詔褒奬富文忠公弼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然則身江湖而心廊廟二公固非果於忘世者而公之惓惓忠愛又豈獨後於二公也哉矧夫天下之士顒望于公者眉壽台者為國著龜猶足以佐朝廷而福天下者將無窮焉而豈於公之去而遽止耶岳又聞之莆為八閩文獻之邦士之出而効用於時項背相望然其仕之尊顯者若為方岳為

臺憲爲卿佐寔皆始于公而後繼之者益盛公之高風
令躅敷遺一鄉之士則夫高年峻爵茂綏寵命以爲天
下重輕者繼自今豈無後公而起者乎岳既爲莆之人
士喜而又將爲國家方來賀也詩且盈卷車容既張岳
雖無似願負雲罕以爲先驅云

順天府鄉試録序

聖天子紀元成化之十有九年秋八月已巳實維天下
鄉舉試士之期順天府舉故事以聞詔臣岳臣越往司

府試維時考業之精禁弊之嚴去取之式多寡之等一遵成憲而夙夜祗厲以求得人之意有加焉爰自戊辰入院越十有九日丙戌而事始竣乃取百三十五人之名氏邑里萃為一録將以登之天府而凡執事之臣為提調則臣倫臣海為同考則臣祥臣倫臣瑭臣輔臣瑋臣曷臣謙臣旋為監試則臣欽臣俊凡中式之文為義為論為表為策一以附之録成臣得以職事僭序其首惟天純佑一德我國家恭膺景命以御九有一惟文教

用興治平餘百年于兹臣嘗有以仰窺而竊論之盖養士也以學校一其依歸而不誘於他岐以經學一其心術而不惑於異說待士也以科目一其出處而不壞於捷徑以庶官一其任使而不間於憸人風化既同士習專定以故豪儁瓌傑之材項背相望而出于以輔成大一統之治者莫盛於斯夫所以養之待之者豈惟前乎此為然哉聖明在御彜典益敦盖雖億千萬年惟一道也顧士之所以對揚之者何如耳是故一則純二三則

雜一則吉二三則凶諸君子將為純臣乎則必有以去其偏駁之行將為吉士乎則必有以去其險陂之德俾夫豐功偉績震耀一時斯實我國家無疆之休若昔商先正有言惟尹躬曁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者蓋不得專美於前矣可不勉哉敢以此一言用相告焉

秋榜同年譜序

成化癸卯順天府鄉試取士百三十有五人明年會試禮部登甲榜以起者十有七人就一榜而去者十有二

人餘則卒業太學以需後試既而胥念曰自鄉舉里選之制廢為治者師其遺意取士於有司而登用之然京師之所取四方之士多與焉非若諸藩僅取之一鄉一里而已然則吾儕幸同捷於有司而今日之蹤跡猶未大相異者不及斯時一敘平生暱他之日宦游之轍不之東則之西將莫之底定求一聚首或不可輙得其有不至視為途之人者幾希矧同年之契有兄弟之義於茲忽焉則友道益薄而有司簡拔期待之意亦孤矣乃

相率醵錢為期集費惟有幹局者主之即孟夏之良會焉復聯巨帙書姓字邑里齒行家世附以他日宦歷所至者為一卷題之曰秋榜同年譜俾各録一通藏于家前此所未有也會已持以謁予請言以弁諸首予嘗聞何休氏之說春秋盖曰同心為善善必成故同則成異則敗者天下之事皆然也然則諸君之昉為斯會也其亦出於同然否乎夫昔之歌鹿鳴以讌固有以見其跡之同而今之歌伐木以會則將以考其心之同也諸君

頃與計偕聯翩高舉崇階峻級可攝而升所以建功業於國家而流惠澤於天下者於是乎始始而同終而異君子不為也故誠信相孚如車之馭則志無不同勤敏相協如耕之偶則力無不同不惟德業有以相勸而過失亦可以相規必求夫同底於善以無忝乎薦名之書此則今日之會之意所以為可嘉也巳雖然予有告焉昔宋熙寧元豐之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蓋二公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至於立朝建議其言

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及論鍾律一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然後知二公非苟於同者諸君同於為善尚以二公為師他若所謂平居慕悅酒食握手出肺肝自以為生死不相背負一旦臨小利害比反眼若不相識者無乃異乎抑亦非君子之所欲聞也予忝司考校於諸君有一日之長請以是言揭諸譜冀相與同勉焉

贈江西吉水縣知縣顧君赴官序

天順己夘秋先公文僖府君奉命主考順天鄉闈試時業禮經者多失燕禮莫敢適之義獨所取第一卷文理咸備及條荅時務尤詳瞻先公喜曰此必學識老成之士既而登名薦書則九峰顧先生如綸也先生蚤游應天郡庠文名之盛超出儕類屢屈有司始膺貢卒業太學而先生髮且種種矣衆方惜其濡滯宦途氣或少餒也而詞鋒英英奪儁於三千人中振拔以出可謂奇矣比余雖幼心竊識之後先生由分教括蒼進韓王府教

授引年東歸復以其學教成其子景昌亦領成化戊子南畿鄉薦人益歆慕先生家學之盛如此今年朝廷軫念元元特重守令之職乃詔遴選學行優贍者以充其任景昌得在選中試居優等拜江西吉水縣尹過余告別且需教言余惟先生之所抱負使得志以行將何所不至而欝而弗克以伸僅取一魁解少振其文學之名而抒其褒然高舉之志卒老於師席無以見諸設施豈造物者果忌其名而故為是以困抑之歟今景昌由特

選以起固異乎常調時人以為華且得江右大邑而理之不獨道路之相通舟楫之相及可以安先生於祿養而先生平日之所欲大展底蘊以致康濟斯民之功者將不於其子乎一驗之也哉雖然吉水在江右號為文獻之邦比屋事詩書起科第列朝著者相望也則其民之所濡染於耳目聞見之餘者固皆惟德之覿而匪刑之覿也然則為之長者必得文學之士以師帥之而景昌貟其世家之學以往因其俗以施諸政顧不宜哉抑

余聞之禮曰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豈以强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無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為民父母矣此古帝王之世臨民者之所行而景昌之所得於家庭之學者也顧今之為政者忽之宜民之未底於安也景昌推而行之以慰吉人之心以承先生之志以無忝乎選任之命不亦韙歟苟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此則學者之所惡也非吉人之所樂聞也景昌其慎之哉

贈徐州同守程君赴官序

予友宮諭篁墩程先生謂予曰族孫楚英其先與予同出梁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忠壯公後自新安篁墩遷浮梁之景德家焉楚英少居邑庠長入太學累上秋闈弗利先尚書少保襄毅公甚器之今謁選吏部得同知徐州幸子一言以教予媿無以復也姑告之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徐之為郡當汴泗交流之間實要害之地成化戊戌以來率春而旱秋而雨淫潦弗時

洩汴泗壅匯田畝蕩然民且墊溺棄老𥴦幼以苟旦夕者可憫也去歲亢旱特甚水脈就涸呂梁百步之間幾不能舟田且無所獲民之生理亦殆矣然有司不聞捍禦之策齊民不睹賑恤之惠者何耶夫九年之水七年之旱堯湯之世之所不能免徒以備素具而民弗困耳今君之往適春日載陽之期膏雨弗浹來年未塈憂民之飢者可不預為之食乎雨暘之數嘗之於前必豐於後憂民之溺者可不預為之援乎迹其所已然而致慮

於將然故必圖回於未然而不可僥幸於其必不然者以為安也昔蘇文忠公之守徐時河決曹村泛濫之患幾敗徐城公築長隄禦之城完而民亦安因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故其功之在徐者至今思焉豈非以其預為之備而患不能以及之耶然則民曰饑矣吾其食之民曰溺矣吾其援之不饑不溺以置之飽食安土之域者惟君之備之者何如耳故公廉以端其本勤敏以達諸用早夜孳孳考求

乎古人之所已行經畫乎今日之所當盡長顧却慮事為之計而物為之防必使時無水旱之虞而民不知有饑溺之患則備之之善者然也苟事至而後圖之雖有及焉亦晚矣夫同知部上佐得與守長參校政事短長利病者也故予之所望於楚英者如此嗚呼可不勉哉

贈禮部右侍郎艾君致仕序

禮部右侍郎掌光禄寺事襄陽艾君天錫以疾上疏乞歸上重君才猷可任且年未至優詔不允不逾月再上

疏乞歸辭益加切乃許之凡寺之屬役者合辭請勉留君而君即治裝以行矣於是僚佐諸君徵予言以贈君之歸以致其惓惓不忍捨之意予嘗聞君之言曰先曽大父以前元都鎮撫入國朝仍食其禄於襄陽傳子及孫俱隱不仕至吾始由庠序領薦而起登天順庚辰進士授河南道監察御史進光禄寺卿佐以至今官二十六七年間三荷恩封進貤於祖復得遣一子入太學為上舍生授官有日吾以儒生致位三品與被寵榮如此

於分足矣矧年逾六十精神向衰不於斯時决去而眛眛焉貪冒以居豈吾心之所樂哉於戲處盛滿之日而知止足之戒者從古以為難故自召公求去之後代不數人往往士大夫侈為美談遂使疏傅楊尹之事赫赫在人耳目者千載一日也蓋明殆辱之幾者謂之智遠榮望之累者謂之仁决進退之義者謂之勇備是三者君其賢遠於人也哉君之歸于鄉某丘某水所以遂其釣遊之樂者可想矣然君之容體和適言議精辯少壯

者猶有所未及惜無其人反復告諭以留之而卒聽其去也雖然昔趙公槩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憂國愛君為事富公弼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君歸矣其尚無忘斯世也哉因書以為祖道之贈

送大宗伯劉君歸省還蜀序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掌太常寺事涪陵劉君凌雲具疏言某官京師去蜀幾萬里違曠先人丘隴者今且二十年既荷恩命推及父祖而弗克燎黄墓道以侈榮遇烏

鳥之情不能已已乞賜假展省少慰其私敢昧死以請上特允之賜寳鏹三十緡爲道里費給官舟以行皆殊典也於是太常諸僚佐設祖帳都門之外以餞君之歸畀予一言張大之君以葩經登景泰甲戌進士拜驗封主事歷員外郎轉文選郎中擢太常少卿陞禮部左侍郎進尚書加太子少保八遷而位極乎人臣可謂顯矣君之爲人和厚易直寛裕有容不與物忤而人亦樂親之其於德可謂厚矣君之儀觀瓌傑音吐鴻暢在銓衡

具藻鑑之明居奉常著寅清之譽以故寵擢荐臻錫予
優渥其於職可謂舉矣仰惟聖天子事天之誠奉先之
孝超邁古昔而如君者方以厚德舉於其職位尊而望
隆職親而地近首禮樂之司負天人之託盖不可一日
而輕去者也顧茲展省而歸固已顯膺夫綸綍之命則
夫式遄其來尚思畢殫其股肱心膂之力也哉夫奉常
以典禮為職而禮莫先於孝君之孝遂於顯親者如此
故其移於事君者盖不可以不篤念之也雖然古之太

常與六曹同幕謂之尚書裏行君今日之所居盖其職矣然愷之論議正大敞之孝友諷諫皆劉氏之彦有聲於太常者也君紹續休聞茂建偉績所以召至和而裨盛治者殆將與夷夔埒也又何二子之足讓哉北轅有期尚當拭目以伺

鏡川楊氏具慶圖詩序

粤稽古昔盖有以日月若連璧五星如貫珠為瑞于天有以殊本連理之柯同榮異壟之禾為瑞于地皆天地

至和之氣薰蒸於兩間而致然也故其瑞之所徵則為
聖天子在位致治熙皡於是奇祥異瑞出焉而非徒也
夫物之瑞固為天地至和之氣之所致而人則天地至
和之氣之所委得氣之中且正者惟人則然矧夫執經
論道為聖天子侍從之臣佐成熙皡之治者則其和氣
交暢所以感應召致者宜何如也此予於鏡川楊先生
與其配丁夫人之具慶謂非瑞之徵于人者可乎先生
起家進士入翰林累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夫人自封

孺人累進恭人迺者成化壬寅孟秋望後二日先生壽屆六十及今丙午仲春望後七日夫人之壽亦屆六十矣緋袍翠翟交輝於堂陛之上童顏鶴髮相映乎杖屨之間以弟則府丞維貞編脩惟立進士維德駢侍乎尊俎之傍以子則郎中志仁貢士志道迭舞於階戺之下嶬然而鳳凰鳴鏘然而律呂諧壽域偕躋福履咸茂衆美㚁婾休嘉訢合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肅如也穆如也慶具於一家聲動乎一時顧其為瑞孰能加

諸抑余聞之先生之家嘗有同根之竹連理之榆重瓣之梅並蔕之榴禎祥之先見固已不一書矣藴之久則發益大乃於今日會萃於先生之身而丕顯其瑞如此豈偶然哉於戲日月星辰麗乎天草木麗乎地聯輝競榮非不足以夸史册之美談也於世教奚賚焉惟先生之清德正學為朝廷之華夫人之婦道母儀為閨閫之望其卓識曠往牒之前聞其至行貽後葉之令範誠可謂立乎兩間叅為三才如書所稱稽古人之德稽謀自

天者非先生當之其誰耶所以資乎世教何等也然非
盛世至治之澤煦育汪濊崇文右儒之典宣昭優渥蓋
亦弗克臻兹也則其瑞之所徵不亦大乎今先生日近
九重之光夫人日享五鼎之奉心愉體適志樂顔怡齊
驅於耄耋之境共逬乎悠久之福殆無難也矧其子姓
羣從之賢忠孝友弟之行順承服養之禮又足以培衍
而增益之哉内之而瑞于家外之而瑞于國四海之遠
幅員之廣欽高風而景賢躅者皇多有之又將瑞于天

下矣豈不有以彰我聖天子熙皡之治於無窮哉郎中君命工繪圖徵諸搢紳之詩即夫人懸帨之旦奉以為二親壽不鄙俾序其上誼弗可辭謹以是復蓋將執筆太史之後登諸瑞檢云

贈楊州府推官陳君還治序

天下國家之大禮樂刑政皆所以治乎民者也然古昔聖人率以刑為重葢以刑者㓗也一成而不可變者也可不重歟嘗觀夫易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

業以斷天下之疑者也然六十四卦之中言刑者五噬嗑賁豐旅言其明猶所謂明于五刑象刑惟明之意也中孚言其信猶所謂獄成而孚輸而孚之意也其惓惓于刑者如此其至矣夫刑民命之死生國命之短長恒繫也故非明則無以得乎民之情非信則無以服乎民之心如是則刑不可得而平刑不可得而平則民不可得而治矣其如天下國家何哉故君子必有以達乎易之理而後可以通乎刑之用不可誣也富順陳君惟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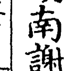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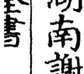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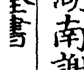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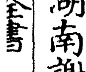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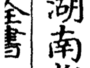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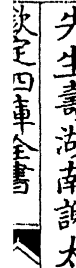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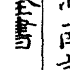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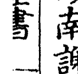
蚤以俊秀游邑庠從博士授經獨有得于羲文周孔以及乎程朱之說遂以之取解蜀藩為第一人入舉進士禮部弗偶就選銓曹擢揚州府推官推官以刑為職一郡之所取平而赴愬者也君操行端潔處已寛裕湛然不滓如一鑑之懸確然有守如四時之行葢推其所學於平日者以修職而臨民以决獄而聽訟往往於兩造之際片言而决雖有得罪而去者亦無憾焉豈非所謂惟明克允者如此乎政事之暇危坐一室復以所學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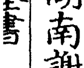
成其子亦皆修飭行檢敦事學問以是經游庠序者三人可以見其家學之盛矣夫政事必本諸學問譬之有源之水其流無窮有本之木其榮莫遏君之以儒學而飭吏事既能使一郡無寃民矣茲以歳歴之久且逾三載奏績銓曹遂書上最而部使者復推其以為列郡冠賢聲籍籍洋溢都下他日進躋崇階以司天下之刑獄將使天下無寃民者於君有望焉尚寶司卿寶應仲君惟聲為予道君之賢需言以為還治之贈遂不辭而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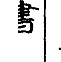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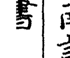
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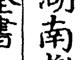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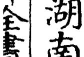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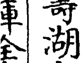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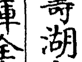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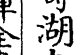
壽愬菴李先生詩序

成化丙午十二月二十有九日封翰林編修愬菴李先生壽屆七十維時其子賓之適以侍講學士滿三載復拜推恩之典進封先生如賓之官於是寮家諸君子以先生壽祉荐臻寵命駢至莫不歆艷其盛相率賦詩頌之得近體律三十有六章聯書鉅軸將即是日奉以為先生壽湖南謝太常伯寬寫為之圖宛然一時朝廷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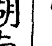


















命之榮家庭介壽之樂縉紳交游揖遜酬酢之美足以侈今傳後也謂余於賓之同年而進辱愛於先生者久虛其上方俾序以弁余不敢當亦不可辭也李氏本西平忠武王晟之後世家長沙之茶陵代有顯宦若雲陽先生初者尤以節義重于時至文祥府君始以戎籍徙寓京師迨今四世餘百年矣先生生而醇篤嗜學博貫經史兼通陰陽地理諸子之說喜吟咏精行楷尤善大書魁偉可至數尺波磔遒勁得歐顏遺意景泰初嘗獻

所撰書法論召試禮部大為宗伯胡忠安公之所鑒賞即疏其運筆精熟以聞偶雜他疏中竟不獲報而罷胡嗟惋久之先生亦不屑也天性孝友授徒以養二親父處士公寢疾躬侍湯藥無頃刻離側如是者餘十年母夫人忽中風痰湧咽中縷縷不絶輒與其弟行潤甫交口吸取之連三晝夜不少休人以為難行潤積官至金吾百戶先生與之處友愛甚至姊贅而寡養之終身為婚嫁其孫子女者數人教諸子嚴而有法賓之以文學

職侍從名重海内猶朝夕警厲弗置少子東濵雖甚愛必勉使務學平日未嘗親斗稱問市賈憐恤窮困不計無有冬月有丐者袒泣河側即馳取綿襦予之與人交一於誠信闒闒勢利之流絶不與接遇大夫士相知者一觴一咏情意周洽暇則坐愍菴中弟勸兄酬白首輝映子姓侍側雍雍如也蓋有古人之風焉夫以先生之才之德使少試於用其必典司帝制潤色皇猷以致位於通顯顧乃歛而弗施攻苦茹淡脩然韋布若將終身

豈天固小否先生於前而將以大成其子於後也耶然若或抑之實則揚之若或屈之實則直之故今日之榮名壽考悠久盛大進而未已借使先生之力足以自致亦未必遽底於斯也嗟夫長松古栢挺拔於風饕雪虐之餘及其閱世踰紀聳壑昂霄具特立之體秉後凋之操視夫桃李之華早發先萎蒲柳之質易生先零者豈可同日語哉推諸先生殆近是矣詩亦有之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禄申之請誦是於賓墀之次以

為羣玉先驅云

贈戸部右侍郎吳君歸省詩序

閩漳浦吳君道本既拜戸部右侍郎奉勅總理京儲之明年適先皇帝尊上聖母尊號推尊尊老老之典遂超常格得受誥追贈其大父雲谷父友松皆如其官母封孺人凌加封太淑人君仰荷恩命慶忭無已然居常獨念自成化丁酉之歲起外艱入朝且今十有三年而太淑人壽亦八十一矣思一省覲邈不可得兹既叨遇殊

典思燎黄以告先世之墓用昭休命於無窮者盖惓惓也迺以今年孟春之吉齋沐具疏以請事下所司猶以君方奉綸命負重託經國阜民之任若不可以暫輟者上特詔允之且錫道里費給驛舟以行君踴躍拜命治装南歸同升之士之在朝者醵餞於都門之外酒既行有執爵而起者曰吳君荐承異數皆非他人所能及者曷歌詠其事以附四牡之後以章千載一時之遇可乎衆曰唯乃合交游之彦賦詩贈之謂予宜執筆為之序

不敢辭進而言曰人臣奔走王事而不得養其親故人君於燕饗之際叙其情以閔其勞此四牡之詩所由以作也今即其詩考之有曰不遑將母又曰將母來諗而疊山先生以謂聖人以孝治天下聞有以養母來告者安得不俞其請乎夫人臣方意於公義之重而不敢言人君乃即其私恩之切而為之言於是公私可以兼致而忠孝為之兩立此非泰和之世烏能以與於斯今太淑人以八袠之年垂白在堂禄養就豐命服有耀而道

本違遠之餘名位日崇委任日重誠不可以一時捨之而去故十載之間俛効勞勩亦不敢一言以及乎私然將母之情展轉于其中者抑豈以一日而忘之哉洪惟聖天子遠法虞周懋隆孝治一聞有言煥然賜允是則君之自處可謂先公而後私朝廷之處君可謂先恩而後義矣謂非千載一時之遇可乎雖然先儒有云君之於臣能體悉之如此則臣之所以報上者當何如哉古人事君得以展布四體而死生以之者亦以人君感之

盡其道也聖天子體君之情俞旨亟頒於所謂弗遑者君旣遂其歸榮矣則夫式遄其來以圖報塞於所謂靡盬者其可弗念之也邪昔君以明毛氏學取高第於斯義也講之熟矣聊因諸君子之意引而申之以致望焉詩凡若干首

贈大宗伯劉公致仕榮歸序

聖天子嗣大歷服之初肇禋百神格于上下維時涪陵劉公凌雲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寅相祀事天意潛孚

聖心昭恱眷顧于公益用優渥未幾公以足疾在告具
疏乞歸田里上不許命醫遣使時往問賚公拜恩感激
勉起視事而疾弗遄愈至是疏凡五上辭益懇切上撫
留加篤而公志卒不可奪也乃優詔許之俾得乘傳以
歸復命有司月有廩既以備贍養歲有夫隷以備使令
殊典荐頒縉紳歆慕以為此誠千載一時之遇也於乎
休哉公行有日所與為寮屬者若禮部侍郎丁公輩相
率祖餞于城東之館酒既行坐有諗於予者曰人臣委

質事君視吾力之所及公之足疾微恙春而劇秋而瘥其常耳非若衰憊之餘力不足以任事而强焉以居者比此公之未宜去者一也古者七十致仕過則貪不及則矯公年未六十翩然乞歸無乃矯俗之過歟此公之未宜去者二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朝廷之於公五疏而五留之所謂克慎禮儀方切委任勉修職務不允休致者惓惓聖諭之中可謂待之有禮矣公獨不能勉竭一日之忠若古人之鞠躬盡瘁者以圖報

塞而必遂其私决一去之為果哉此公之未宜去者三也予聞而嘆曰子之言然抑獨不思公之所存蓋有出於三者之外乎夫世之仕者重内而輕外以得失為忻戚故俛仰一時苟且以就功名之會其能以盈滿為懼止足為戒土苴富貴浮雲軒冕者幾何人哉今公不待年至而遽乞骸骨以歸視諸在内者重則在外者甚輕也其賢遠於人何如耶繼自今將使士皆厲難進易退之節以為高朝廷皆得耿介不貪之才以為用蓋自公

之歸而倡焉其於世教豈曰小補而奚必於公之留也昔宋龐莊敏公藉請老或謂公精力克壯主上注意方厚何引去之堅公曰必待精力不支明主厭棄然後去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耶錢宣靖公若水亦謂士不足以自重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埶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者即以母老請解機務章再上乃許時以急流勇退稱之二公之高致公其有焉矧世之仕者以官為家退則無所於歸公所居涪陵為程伊川黄山谷

諸賢游咏之地有荔園鉄置八景之勝先隴之在朝陽者前有峭峰可眺下有嘉園可備祀也别墅之名麻堆者有泉可溉有茶果蔬圃可採以擷也舍之側有三然之亭江之南北有别業者四嬉遊可以娱暮齒耕釣可以供卒歲也公亦見夫不欲歸者夢想舊故恍然如遺不早歸者迫逐衰晚頹然靡及此公欲歸之果其將樂以終身乎昔唐白居易退處洛下竹木臺榭日與酒徒琴侶詩客遊著醉吟先生傳賦詩千餘篇宋范景仁既

致仕徑行入蜀歸至成都日與鄉人樂飲遂遊峩眉青城山下巫峽出荆門作詩二百五篇二公之高致公其有焉予於是而有以見朝廷之處公也厚始終之恩足以為人臣勸公之自處也決高尚之志足以為後進法鴻飛冥冥可望而不可及矣於乎休哉酒盡欲别執筆悵然

青谿漫稿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青谿漫稿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錄監生臣朱錫彤

謄錄監生臣呂日永

青谿漫稿卷十九

明 倪岳 撰

序

贈太醫院使仲君南還序

太醫院使實應仲君惟馨以疾乞歸疏聞詔許之且俾疾愈供職如故君治裝戒行所與其子祠祭主事巽為僚者欲予一言以慰其父子暌離之情以達諸交游不

忍遽別之意誼不得辭則諗於衆曰諸君何以爲惟馨贈耶或者進曰君少喪父德高府君賴母辛苦守節以育于成伯父太醫院判德明尤篤意撫教君刻志學問紹其世業以精鍾王學拜中書舍人累遷尚寶卿右通政改授今職兩荷封章推恩其親而母氏之節亦拜旌表之命於是人嘉德高有子矣君居嘗自念孱然幼孤幸爾有立復叨祿位躋於顯融皆先世未食之報之所貽者而自入仕途違遠丘壠幾三十年伯考棄諸孤返

塋于鄉亦且二十載靡於職守不獲一展省少抒無涯之感歲月如逝而顛髪種種矣玆幸蒙恩賜歸吾心之所未償者庶其少塞乎此君之所以去也或者又曰聞君之先自明齋先生當元季起家醫學教授世以軒岐之術惠濟一方至德明益顯然亦仕止院判耳及君而荐被寵擢五轉官而未艾也生三丈夫子皆頴異長本登弘治庚戌進士視政秋曹次棐登成化丁未進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授職祠部次相頎然玉立又將繼此

而奮諸孫娟秀早知務學仲氏之先所積德善誠厚然獨於君發之職位之崇子孫之賢一時名宗鉅族可與媲者亦鮮矣君居嘗自念天休滋至雖召公之賢猶以為懼故盈滿之戒君子之所宜慎也矧知進而不知退則悔吝生焉幸二子為學粗知嚮方敢以是報上恩酬知遇吾其可以少休矣乎蓋君明於易之學以教成其子者此君之所以去也予聞而嘆曰前之説者所存之厚後之説者所見之明其賢遠於人何如哉夫君之歸

也以其疾予欲沮君之歸也以其道何則昔之人固有盲於目重於聽者然其心思聰明足以濟用不在其耳目之間也君博通儒書識明才敏究心家學夐出儕類經其診切者可以決死生於歲月之前起阽危於困絕之際以予所聞而知者比比也其所未知者夫豈可數計哉是以上自朝廷貴官之家若儒士大夫下及窶人鄙巷之輩恒恃君為歸君亦樂於濟物有召即往雖其疾少艱步履而於所以施其道以全夫人者固無所妨

也顧可愬然為自便計而忘朝廷寵待之深士大夫倚望之重也哉此則君蓋未可以言去者如此惜予力不足以挽而留之也雖然予則有告焉始君以疾乞歸朝廷弗之違德意優渥君不可以不知也即其施諸人者以反諸已愈疾而來黽勉供職于以竭保和之功于以廣利濟之惠固君之所當盡者是可果於忘世以决於一去而已哉予於君托交有素不能無望於他日者君其念之尚弗為前二說所惑也

京兆于公七十詩序

應天府尹致仕錢唐于公景瞻以弘治癸丑某月某日壽躋七十予弟工部主事阜其壻也乃徵諸縉紳能言之士胥賦以頌既成卷予厠姻黨之末辱愛有素不敢以蕪陋辭僭為之序惟公在景泰初以先大夫肅愍公有安扶社稷功召拜府軍千戶後為權姦所構坐謫龍門憲廟嗣位首雪其事遂復公官且改文資為武庫員外歷祠祭郎中南京太僕少卿應天府尹所至有聲

雖老於吏事者皆讓不及也葢以聰敏特達之資承過庭之訓於書無所不讀工詩善書著為文辭明白痛快類其為人蚤年思以儒奮會有召命不果繼處憂患益閉門却掃以讀書纂言為事故晚見於用其所建立卓然高出儕伍惜未究厥施而請老歸矣嘗痛肅愍公之究未能盡白慷慨累數千言聞者憫之會言者亦交章論列其事所司以聞聖天子襃功恤枉特隆恩命贈官賜諡建祠以祭於是公之心始塞聞者韙之夫天地之

氣渾淪磅礴流為江河峙為山嶽昭為日星而幽則為鬼神人得是氣以生浩然於胷中者茍能養之以義理充之以學問則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久且弗餒亨否有不能移威武有不能屈毅然古之大丈夫不惟身名永存而事業所著垂之不朽者孰非是氣之所為也哉昔公當變故之來安命順天未嘗少懾其志雖遠謫窮邊而居約處困未嘗少變其節及乎燕谷回春鴻恩覃澤名位鼎來心志咸適當斯時也方且秉法循理事無茍

作霽行潦止身無苟安又冨嘗少易其所守也哉惟其充于中者剛大故其發于外者悠久則夫遐福眉壽日晉月升殆未可涯也否於前而亨於後亦理之所必然螙蘗之貞松勁栢霜饕雪虐之餘然後養成其材貫四時歷歲寒挺然後凋之操其得於天地之氣厚矣若公之壽其非此類已乎請書此於羣言之首庸諗於公固知予言之非謬也

贈福建叅政李君赴官序

予昔官翰林時嘗識義興李君時亨於兵部東海張汝弼所時東海所交接多一時文人名士而時亨方舉進士𩥉然列于其間言議不凡予心竒之及仕終兵部主事弗究于用則又惜夫善人之寡祐也頃予來佐禮部復得時亨之弟時望為之屬勤慎詳敏廉明公正有時輩所弗及者義興固多賢士若李氏昆季聯芳競爽若此又不可以易而得也予既皆得以周旋接納為幸而與時望處者久所以資予者益深則於時望之别其能

忘情也哉且禮部之爲屬者四主客職四夷諸蕃朝貢之事其人語言不通嗜好不同雖象胥重譯之勞未能盡達苟非精察之才詎足以得其情名號之支離文字之詭異雖反覆審辨之詳未能皆合苟非通敏之識詎足以究其實矧夫溪壑無厭之欲冒昧非分之求苟非强毅之力顧足以節制而慴服之也耶自時望之爲主客值聖天子更化之初大賚四海文移山積而又迤北巨酋西域番長更疊入貢奏牘頻繁賞犒絡繹殆無虛

月皆出時望之手然内不失朝廷柔遠之道外不失遠人慕義之心一時皆以為難其才識之優裁決之果誠有可重者矣考之主客之設肇自漢成即古典屬國之遺意歷代因之或為司蕃大夫盖撫接蕃夷所係甚重故必得名重華夏若何遂者而後可任臚藉如范岫者而後為無忝也若吾時望者顧不足以匹休之也耶迺者福建右叅政有遷擢之命吏部稔聞時望之賢奏補其任行有日所與為僚者相率需言以贈予固喜閩藩

之得賢佐而重惜吾屬之失良友也顧將何以為時望告耶雖然予聞之閩為海濱文獻之邦非僻遠荒裔之域其人讀書講道守禮而畏法易於為理以吾時望之才之識之守往莅于閩推其所已行而達之於所未行即其難以求其易則夫所以詢乎民之俗而察乎民之心以施諸有政者吾知其恢恢乎有餘力矣將見譽望之隆勃起海嶠間名藩上佐其能久淹時望也哉抑予又聞之時望早年與兄時亨同游邑庠更相師友切劘

講求文名日著前後取進士入官郎署有聲于時蓋不啻潁濱之于東坡也然則時望之賢固其家學之有自歟予因備述之以復諸君之請且以告之閩之人

送大總戎平江陳公總督治河詩序

弘治癸丑春皇上用廷臣言簡任都御史華容劉公專理河事及秋天乃大雨壞張秋故隄河決而東運道用阻明年河患益甚朝廷憂之復命內官監太監李公總兵官平江伯陳公往偕劉公綜其役六月望後二日抵

其地又越月新鑿月河成運舟通利有詔褒奬焉先是
平江公受命將行諸公卿相與飲餞于大司徒之堂衆
謂斯役也宜以恤民惜財為本民不可以重困而財不
可以浪費弗亟弗徐期于有成而已公亦以為然於是
大司馬馬公即席倡七言律詩一章以識斯意衆客屬
和充然成卷不鄙謂予一言以序久未有以復也邇者
復奉勑加公太子太保所以寵綏之者蓋至而又時方
向冬霜降水涸固即工之時也一得之愚或可以少裨

於成筭者顧可後乎遂為之言曰河之為中國患久矣考之河渠有書溝洫有志則所以論治河者在漢為詳然率以資灌漑之益不專於漕故絲子之決徙以丞相食邑所在久而不塞其所係固輕矣我國家建都北京上而宗廟朝廷之奉下而百官萬姓之給皆漕於東南藉運河一水以達京師故河隄決則運舟阻運舟阻則上供缺軍國之計奚賴焉聖天子之所以注意者在是羣工之所以建議者在是固亦宜然哉然建議者言人

人殊莫可適從要之非親歴其地而力究其源徙以稽故牒騁臆見而自謂得之吁亦左矣故漢末徵能治河者以百數轉相辨難但崇空語無施行者亦何益于事哉惟公曾大父恭襄侯之在文廟初寔董海舟歲運百萬石上京師時海溢坍隄岸起揚之海門至鹽城者八百里侯以四十萬卒修之民免於患及罷海漕開濟寧臨清河以通南北侯創淺船歲運至五百萬石疏清江浦引管家湖水入鴨陳口以達于淮就管家湖築隄長

十餘里以便轉牽置移風清江福興新莊四閘以便行舟浚儀真瓜洲二垻湖港之淤鑿徐州呂梁二洪巨石之梗築高郵昭陽南旺湖隄功用倍昔自是漕餉不乏國用給足迄今幾百年上下賴之廟食于淮尸祝不廢此固公之家法也及公自總鎮兩廣召理漕事漕卒驩然如赤子之得慈毋而公盡心所事濬大通河掘清淮口滌淤導滯通融有法朝廷遂有有先前烈之諭此公之成績也夫然故治河之責自不能舍公而他適而公

之欲有所事其可外祖武而他求哉昔周宣王之命仲山甫則曰纉戎祖考命召穆公則曰召公是似穆公之命君牙則又曰迺惟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兹率迺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其言愈切而責愈重葢所恃於世德之臣者固如此然則聖天子之命公與士大夫之望公者又何異於此哉雖然取諸人以為善乃所以為善故衆言混淆折之以理頃者建議之言皆下公考驗公尚虚心采納惟善之從幸無謂予自有家法

在多言奚為予蹇拙無文不能具述諸公之所以贈公之意姑以前二言者始以此一言終焉公以為何如

贈貴州按察副使沈君榮任序

弘治丙辰正月朔天下諸司會朝京師越翼日上命銓憲重臣舉虞周董正黜陟之典綜覈賢否去留有差於是藩臬長佐而下有缺員者銓部復請選拔內外諸司之賢以充刑部河南司郎中吾郡沈君尚倫遂有貴州提刑副使之擢未幾陛辭以行諸鄉友之仕于朝者咸

出祖餞之城東之館不鄙屬予一言以贈予惟諸君之意豈不以尚倫久歴秋曹聲聞夙著一旦出佐憲臬顧在窮荒萬里外殆非所以處吾尚倫也予則以為不然蓋尚倫今兹翹舉其有可賀者三而資望之雄峻道里之遼邈金緋之烜㶿不預焉何則鄒孟氏有云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尚倫尊翁封君素植德善為鄉長者母宜人董氏淑德克相篤教尚倫顯躋髙科享禄養者十六載再荷推恩之典方以逾七望八之年偕老在

堂尚倫亦嘗兩奉使軺獲遂覲省鄉人以為榮則今之拜恩而南復得便道過家稱觴上壽喜溢庭闈歡動閭里蓋人子之所至願而不可必得者此其可賀者一也易有云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又云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尚倫自舉辛丑進士入官即拜刑部主事累遷郎中明於照察以為折獄之本決於果斷以成致刑之用一時理官求知尚倫者未易以一二數今往司外臬殆猶駕輕車於康莊之衢莫之齟齬一方

之民命大有賴焉其必順民而動以致其服從也審矣其於職業之脩舉也何有此其可賀者二也傳又有云言忠信行篤敬則蠻貊之邦行矣往歲聖天子建立皇儲當詔諭安南求可以充使者擇之羣僚中得吾尚倫首奉綸命以往忠信之言篤敬之行孚於遠人舉國君臣益敦事大之誠而廉名偉識遂重於海外貴州之域載之職方猶古要荒之地其民雖雜夷羅然服屬中國之教條漸被累朝之德化學校絃誦與中州齒以尚倫

行乎異域而致其敬服若此其於貴陽也何有此其可賀者三也夫孝盡於奉親忠竭於舉職功著於服遠他人兼此者盖鮮矣而尚倫且優為之孰謂尚倫憚於遠涉而若有弗懌者然耶於是在座者連酹三爵以為尚倫贈乃歌嵩高之三章賡以南山有臺之三章與之抗手而别

贈長沙府知府王君赴官序

予承命來司南銓首詢南畿士夫之賢者得鄞王君宗

玉之為人其在臺端風裁振肅政理通達不矯矯為高不察察為明嚴而不猛寛而不縱比者清戎畿内夙弊以次而袪兵籍以漸而實吏畏其威民懐其恵予心重之既而秩盈再考最績惟懋亟褒稱之以聞于朝會長沙知府以不任繁劇去銓曹求可以當其選者遂以君奏補其職部檄且至束装告行所與同年而升者若户部郎中胡君璟禮部郎中鄧君應仁相率來請予言以為君贈予嘗重君之賢喜其翺舉誼不可辭則告之曰

予聞長沙為郡彈壓上游控交廣之戶牖擬吳蜀之咽喉翼張四隅襟束萬里其士習則好文而尚義其民性則決烈而勁直故習之相近固多問學志節之風而性之所染亦多豪獷桀驁之態往往健訟之日聞而逋賦之歲積為之長者優柔之政不可以泛而施而馴擾之績不容以易而致也亦宜然哉近者前政已一再易率非過則不及之為患今君以激揚之力推之於豈弟之政先聲所及其不畏威懷惠而相率服從於命令之下

者吾弗信也雖然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孟軻氏有是言也在宋龜山先生嘗令瀏陽部使者亦以催科不給罪之然其道德之惠及民深矣此君之所宜取法者也長沙故有嶽麓書院以教四方學者有城南書院則南軒先生講學之地有東萊書院則東萊先生讀書之所是皆名賢遺迹之所在流風餘韻猶有存者焉君往而作興振起之敦禮師儒使居其間以教郡邑之俊秀將見賢者彙興風俗必變因以化導其鄉之人以復昔時

所稱人多純朴俗耻不義學者勤於禮耕者勤於力之
美由是謹畏以奉法程敦敏以服供愉不梗於下不傲
於上翁然湖湘文獻節義之盛則君長沙之治其弗有
聞于時矣乎抑予又聞之君之先有仕唐為銀青光祿
大夫檢校太子太傅節度明州軍事者子孫遂居于鄞
然則家學本於相承而宦業得于世授也久矣故君服
膺家庭之訓浹洽見聞之實起而登成化辛丑進士為
山東臨邑令為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在在有聲蓋無

忝於先德焉將來所造詣遠大未可涯也於長沙乎何有

贈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曾先生致仕榮歸序

成化戊戌之春憲宗皇帝臨軒策試進士三百五十人其第一人賜進士及第則泰和曾先生士美也先生早游庠序屢弗偶于有司膺貢以起卒業南雍遂掇巍科魁天下士而先生年巳五十有四矣首拜翰林脩撰滿九載擢南京侍讀召脩憲廟實錄成進春坊諭德未幾

遷今官秩滿三載奏績之京而先生自謂年已七十又三日迫衰暮雖精力未憊而禮制不可違也乃具疏乞休即陛見之明日納之銀臺以聞許之且予誥得推恩考妣具如制先生拜恩而還道經南都告別於嘗所往來於是曹院諸公卿咸出祖龍江之滸盛供張以餞頌之有執爵而言者曰南都諸司職務甚簡而翰林居清高之地無所事事視諸司為尤簡先生以老成之學居之優游文字之樂何所不宜而求去之果邪或者又曰

七十致仕固有國之常制而朝廷優重老臣往往年雖逾七奏劄屢騰而諭留之旨亦且惓惓未遽聽也矧先生高年碩學以大魁名天下四方學者爭效尺寸之進不敢以遲暮自餒者未必不以先生為歸至於交游之間觴酌之會談議橫發神采矍鑠以是而居優閒之秩以為斯文表率又何所不宜而求去之果邪有觧之者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雖老氏之言明哲之士恒有取焉故夫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大易之明戒也先生博學洽聞高科晩達歷宦途既久諳練世故益熟則所以自處者固已審矣其於職任之重輕功名之去就又何校焉蓋深達夫止足之機克愼乎滿盈之戒故當引年之期即有乞骸之請其視鐘鳴漏盡夜行不休者顧可同日語哉昔宋龎莊敏公籍請老或謂公精力克壯何引去之堅公曰必待精力不支明主厭棄而後去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邪先生其有見於此乎此先生求去之果而非夫人之所能知也

然則先生其賢矣哉寘鴻鐈鐈酒盡欲別衆謂予其致一言以為先生贈予不能言聊述所聞以告先生以為何如

送吳次翁還朝序

江夏有倜儻不羈之士曰吳君次翁者少有奇志侍乃祖大名太守及乃尊上舍君得於家庭之訓讀書績文期以儒奮蚤失怙恃不果進取乃放浪江湖遨遊兩京樂與賢士大夫游平居喜吟咏嗜筆札每酒酣興發肆

意揮洒頃刻而成運筆如飛左右睥睨旁若無人雖王公貴人之前藐如也嘗用馬夏法作山水匠意豪邁如龍騰鳳翥開闔揮霍不可拘束人爭寶之然非其志也恒曰此翰墨游戲耳胡足尚哉遇名山勝水飄然而往遊覽登眺盡日忘歸人望之若神仙中人乃號之曰闕仙因亦以自號云頃以知者薦召入直便殿時有所作往往稱旨錫賚有加嘗抗疏辭歸不願祿仕有詔不允尋以塋親故鄉為請許之既襄事已復來南都尋訪舊

游留將一載部符絡繹促迫還朝將以春和景明挐舟而北交游者相率崇酒載殽送之龍江之滸酒盡將發乃扣舷而歌曰春風暢和兮芳草芊綿柳條可折兮㬎㬎晴烟江流浩渺兮魚龍在淵扁舟欲渡兮波浪恬然嗟吾安往兮蓬萊巔瀛洲弱水兮相後先可望而不可即兮吾其仙懷故人兮離情牽曠良晤兮知何年歌罷欲别客有追而和之者曰送客送客兮江之湄東風鼓枻兮畫鷁馳青尊未罄兮倒一卮柳條在手兮牽柔絲

子之去兮繫我思望登仙兮此其時渺蓬瀛兮隨所之

際風雲兮光陸離嗟故人兮不可遺遲君早辦兮歸來

期時予亦在座間聞是歌而嘆焉盖以其有得於古人

贈與處之道者矣有感於離合去住之情者矣有合於

朋友之誼者矣遂命筆次第之以為送吳次翁還朝序

贈南京禮科給事中彭君考最序

南京禮科給事中番陽彭君君實秩滿三載將奏績上

聞京師寮友户科給事中張君尚賓卿韓君合諸交游

者相與設祖餞之龍江之上先期謁予一言以為行李贈予承命來典南銓每咨詢一時才賢因知彭君之在諫垣蓋表表者恒喜談而樂道之則於兹請也夫何辭予惟古人之論世家而必擬之以喬木者蓋以培植之久條達之盛以致成材之多故前後之相繼小大之相續而遠近之相符者殆非止於一時一世而已以今彭君觀之不信然哉始君以顈敏之資日務于學博通經史旁及刑名地理之書為詩文典雅清麗有聞于時遂

領成化丙午鄉薦登庚戌進士高第擢授今官履任之
初即毅然以言責自任持巳方潔抗論鯁直不以禍福
利害少為屈撓且臨事有經濟才一時政務弛廢輒振
起之嘗給賞京衛推剔奸弊人沾實惠時以內帑歲久
弊滋朝廷命官覈實踰數年人率畏憚不以時聞事竟
不決君至首具疏劾之事干典藏内臣及官吏輩幾九
百人請悉置于理報可雖以人衆夤緣祈恩宥免然自
是夙蠹少戢人知嚴憚矣君在官遇事敢言嘗疏論端

大本以脩時政者六救弊安民以弭災異者五急先務以禦邊患者十皆關軍國之重其他禁僧道之濫度劾中官之怙勢論京尹之逞忿率切中時弊有補于世於乎若君者列職既遠歷官未久而封事屢騰剴切直亮如此良無忝於諫諍之職也哉雖然予聞之君之官學相承其所由來遠矣蓋彭氏之先系出安定王玕之後世居吉州廬陵山口五世孫堯任御史中丞堯之孫應求登宋端拱二年進士第仕至太子中允銀青光祿大

夫嘗題崇聖院濂溪先生謂其能覷天巧號南國詩人
子思永登天聖丁卯進士終戸部侍郎明道先生婦翁
也思永子仲達神宗時總管饒州路因籍于番芝山之
陽家焉仲達四子長忠敏哲宗時守長沙次忠泰判安
福州忠敏五世孫大雅嘉熙間任四川制置使披荊棘
冐矢石城重慶以禦利浪蔽夔峽為蜀之根底朝廷璽
書褒之及賜告歸番營菟裘于邑東百里許曰利陽鎮
始為利陽鎮彭氏是時番之大姓惟彭黎周張四族而

他人不與焉大雅四世孫紹仕元元貞間守福州既休政復去利陽鎮半舍曰隴口治别墅以居紹孫裕判常德自是兵燹散而復聚裕孫濟川入國朝以書經領洪武四年鄉薦掌湖陽學事濟川孫元達隱居不仕工詩有眀閑雜稿藏于家元達孫坤景泰間舉人材授山東鹽運司經歷上章詰僚屬贓罪其黨陰中之謫場官未幾奔厥考喪終制弗起今待封南京禮科給事中即君實父也其家乘之淵永盖培植而條達之者非一世成

材而繼續之者非一人傳緒至君而益大以顯有如此謂非喬木世家其能然哉今君秩方小滿而厥有成績炳炳熣熣振耀于時尚益拓大先業若户部之議論清贍抗言立朝若制置之捍禦疆圉建功全蜀所謂公侯之世必復其始則君他日之所造詣其可涯涘窺也邪君其勉哉予日望之

新刋地理四書序

新安謝昌子期素明地理之術頃來南都謁予世翰堂

首出篁墩程學士所著先塋碑陰記以示其術之精繼出其所自註雪心賦發微囊金三書以示其術之有所本也時予將營樂丘方欲求其人而訪之而雅聞子期名竊以一見為慰因留館穀于家朝夕與論率正而不謬不為僻陋之說視世之假是術以聾瞽愚俗者誠不可同日語也未幾別予南歸乃需言以序于其所裒輯地理四書之首且告予曰世傳葬書出晉郭景純者其凡二十篇中多後人附會之言偏駁不倫惑世滋甚傳

用既久人亦莫之覺也至宋西山蔡季通氏始爲删定去其謬妄者爲内外八篇元臨川吳草廬氏猶以其擇焉未精復别其不倫者析爲雜篇二以附于後由是郭氏舊書始爲精善而世俗所傳星卦諸說依倣蕪穢之術一掃無餘金華鄭謚爲之註釋反覆辯論尤爲明白將使天下後世用是術者無所惑而行是術者不敢欺其有益於仁人孝子者非淺淺也况宋牧堂蔡神與氏實始著爲地理發微十六篇其論一本景純而推衍其

所未補者尤切遂為傳家之學而唐卜則巍之著雪心賦宋上牢劉謙之著地理囊金亦皆宗主郭氏後之學者遂合四書于一號曰地理集要顧璞書仍二十篇之舊既無所定正而三書皆未訓釋微詞奥義亦無所發明盖兩病焉昌學疎才淺而竊聞于父師之訓敢以一得之愚取三書者字為之釋而句為之解其間考據之必精引用之必切而一毫附會之私穿鑿之弊不敢有存焉由是三書之言推之郭氏靡不合者遂以附于西

山草廬二大儒考定葬書之後更名之曰地理四書將圖録梓以與四方學者共之此昌之志也再拜以請予授而讀之為之嘆曰自有此天地即有此山川人物所謂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在上古已然蓋仁人孝子不忍死其親欲以求其親體魄之安而已非如後世所謂禍福吉凶率繫于此遂有暴露其親久而不葬者不仁亦甚矣此皆野師俗巫剽竊璞言以欺世罔利之罪而非其書之過也然自晉迄宋而元而後得二先生者為之

芟訛正謬以袪千數百年之大惑可謂難矣子期復能奮乎百世之下訓釋三書以與璞書並傳其用心亦勤矣哉惟是四書前後所得諸大家序說甚富茲將併附于梓予獨嘉子期今日之所從事者遂撮其槩以著于篇端云

贈總兵官東寧焦公鎮貴州詩序

東寧伯焦公世英頃自京營推掌南京前軍都督府事提督操江訓練有方什五無擾上下安之越三載朝廷

下詢訪大將之命諸司難其人久未有應詔者于時南京守備魏國徐公謂公宜膺是選首疏公名以聞適貴州總兵官都督王通以疾去鎮大司馬合廷臣推薦其人代之復謂公宜膺是任遂疏公名以聞詔可即降制諭給旗牌符驗俾馳驛以往南都諸公卿素重公敦詩說禮愛好斯文今茲荐承僉舉榮荷簡命遠茲中土式是南邦宜圖所以為贈於是大理卿楊公嘗與公同事江上鴻臚卿陳公又與公同學遝左尤相厚善者乃請

各賦一詩以繼古詩人美宣王所以命召穆公之意復俾予執筆卜商之後為之序嘗即江漢之詩考之宣王以淮夷弗靖故命召虎往平之而詩人之意第述其于疆于理來旬來宣式辟四方匪疚匪棘而已卒之以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盖勸之以文德而不欲極意於武功視世之徼幸邊功窮兵黷武者不可同日而語此龜山先生以為聖主得賢臣而弘功業古之人皆然此宣王中興而有得於召虎諸臣之力如

此方今聖明臨御海宇寧謐正所謂四方既平時靡有
爭之時貴州雖曰越在荒服之外蠻夷雜處然自永樂
甲午肇建藩臬以來服習聲教比于中州往者淸匀之
地苗夷弗靖六師所指不日削平厥既震慴以武功所
宜綏柔以文德惟此時為然然則公之往鎮其地又豈
在於他求哉雖然予嘗聞之矣公之祖襄毅公自正統
初握兵鎮遼東累戰沙漠多所擒獲勲績茂著邊圉輯
寧英廟復辟之初驛召至京親舜奬諭疏封伯爵錫以

誥券仍俾還鎮以遐壽終公幼侍庭訓從事儒業親賢取友養成德器故嗣爵之後日承簡任統率禁旅嘗掛印往鎮甘肅有仁祖山山丹之捷賜勅嘉奬未幾移鎮寧夏所至克脩武備尤重文事有古儒將風固知貴陽之行殆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耳詩尚有之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勉之以先人之業期之以後日之報此國家所望於世臣者固如此惟公其念之哉請遂書此於

羣言之右以俟

送洗馬梁先生南畿校文還朝序

聖天子紀元弘治之十有一年歲在戊午適鄉舉取士之期惟時司經局洗馬梁先生叔厚翰林院侍讀劉先生世衡適奉上命來司南畿考校之事既至即如故事入院荐棘封簾晝夜繙閲殆忘其勞比揭曉遠邇翕然稱曰得人於是南都諸公卿相與醵會盛供張於神樂道觀咸以丕顯斯文為二先生賀應天府尹韓公淳夫

府丞呂公丕文則以先生事竣還朝宜有言以為之贈猥以見屬予惟朝廷設科以言取士盖彷諸虞周敷納以言之遺意其所由來久矣而知言之道從古為難然言者心之所發故求之言語文字之間而可以得其精神心術之妙於是因言以求其人將失之者亦鮮矣姑即予所知者論之日者試事將撤棘太常呂卿秉之袖一卷過予曰此吳中唐生寅所業以赴京闈試持以為贄先生試一鑒定以為何如予受而讀之為古賦二篇

為古選為演連珠各若干首辯博之學充贍之氣詞鋒差差殆不可嬰也予大驚喜以為後來之英乃有斯人耶主司得士如此固當以魁解處之下此非予所知已不數日京兆以賢書至亟展閱之其第一名果唐生也乃躍然自慶鄙見之非左而二先生藻鑑之明南畿得人之盛亦於此見之因憶曩者癸丑之歲予承乏禮部忝知貢舉因得遍閱天下之士之言於三千七百人中得二人焉皆能言之士也時監試二豸史諗予曰二人

者孰為優予曰此殆難為伯仲無已則某其一某其次乎請相與試之行且驗焉揭曉之夕視主司所取果與予合乃相視一笑二人者誠天下知名士也夫以言取士乃朝廷求賢圖治之典而人臣以人事君之忠亦惟此乎盡焉誠不可茍也於羣言之淆而思精以擇之得一士焉亦足以自慰矧數千里將命而來而又得夫瓌特非常之才文名之夙著輿論之同歸如此則斯行為不虛矣方叔厚以明經起海南入魁天下士當時主司

固以得人為斯文賀也則今日得士而歸其所為忻慰者宜何如邪見諸舊寅姑以予言諗之將見知言之果非難而求言固足以得士也

揚州鹺司瑞烏詩序

烏以瑞名志非常也莫黑匪烏而有白其雛非常烏也斯謂之瑞歟粤稽古昔乃若國君以之紀元孝子以之名邑詩有爰止之瞻傳有人屋之愛而或者遂謂烏之靈大者鳳小者烏則烏之重於他烏亦久矣兩淮都轉

運使濟南畢君嘉會嘗植槐於廳事之前有烏來巢其顛今年忽産二雛一白一黑取而畜之馴擾不驚維揚之人咸以為瑞或曰君廉於守己清白弗易其操其徵則然歟或曰君明以燭理黒白弗混其施其徵則然歟於是相率頌歌之裒輯成卷鄉友貝君珙持以畀予且道之故遂需一言弁其端夫凡物世以為瑞者必有其時得其人而出而後足以為瑞故麟之出於春秋厄於鉏商雖曰非瑞亦可也方今聖明在御德被萬物生生

育育各遂其性烏之為瑞於斯時也固宜畢君起家高科敭歴顯官考功著綜覈之明京兆敷豈弟之化迨司國鹺清慎明决富國裕民精強有為則烏之見瑞於斯人也亦宜况夫古之善政固有以乎草木格烏獸者史冊炳然具可稱述然則兹烏之為瑞將表著畢君之政績以與古人媲美於無窮者豈偶然哉抑昔嘗有賦靈烏以喻賢執政者蓋假物託辭以致意焉孰若兹烏駭異乎見聞超軼乎往牒遂為希世之瑞若此豈無能言

之士執筆為賦以揄揚畢君之賢者乎豈但頌歌之而已予雖謇拙尚能拭目以俟

引

送嚴大純秀才菊花詩卷引

金陵嚴純大純少尹南齋先生之子翰林侍書大用之弟也青年志學雅重縉紳間今年春以先生命視兄京師交游者寫黄花為圖且歌咏之以贈其别既成卷屬弁一言昔人之於行者或為圖或為詩以贈皆所以狀

一時之景物以識不能忘情於離合之會之意也今茲大純之行柳色初黄江波始緑正春韶明媚之時而遽有黄華之贈顧安所取也豈將期其晩節之同堅而要歲寒之弗奕邪亦將望其逺紛葩之浮艷而安澹泊之素守邪抑亦春而往秋而返固因其行邁而遽儗其端歸以無曠定省之禮或致違逺之思邪諸君之意則厚矣然大純兄弟素相友愛且俱有能詩聲茲以久别之餘一旦獲聚處之樂塤倡篪和篇聯卷續流光易邁離

懷難判大純於此固何以為情也哉昔王維以兄弟在客因時懷親形之於詩至今讀之猶有感焉則夫秋風既高黄菊且華景物觸目節序驚心懷遠遊之微言起高堂之深念翩然南轅以慰諸君子今日贈言之意則孝友之誼斯兩盡而無媿矣不亦韙乎予將有治亭登高之作遲子歸而和焉尚竚立龍江之濆望子矣

秋田姚君廷器小像引

吾邑姚君廷器其先自杭徙上元數世矣至君而拓產

日裕商于江湖樂友天下之士晚而佚老林泉别號秋
田以示樂成之意遂閉門却掃寡與物接勝日則拉一
二知已攜壺挈榼或山巔水涯或琳宫梵宇尋幽吊古
以自適意泊如也君年四十當倦遊之初嘗命工寫小
像以紀歲月大理夏公季爵方居南臺雅知君名遂為
之賛及壽躋七十童顔未凋而顛髮種種矣適朝廷有
召民輸粟之命君捐所有輸粟若干石以備賑貸遂膺
章服之榮郡舉鄉飲禮為上賓乃復命工寫小像曰吾

力田有年茲殆及秋而有成也已噫孰意老之將至耶時人聞而賢之因謁大司寇張公廷壐為贊于其後裝䌙成卷屬予表兄姚君仲武攜之至京間以示予一展玩間喜其逼真既為數語以識復要諸縉紳之言以詠歌之未幾君抵書于予曰秋田之像贊詠富矣幸表著之以引其端予惟古之人因年齒之既增則容貌因之而變故為紀年之像俾後有考焉然像以求諸外詎能究其中故胡邦衡云非寫形似之難寫心之精微為難

也今觀君之像壯而江湖之遠遊殆天馬之不羈老而丘壑之嘉遯若冥鴻之矯矯不但模寫其形似而已并其精神而盡得之誠可謂良工矣然君之貌雖因壯與老而或變而君之心則不以壯與老而或渝此則人能知之而良工之筆固不能窮也予聞君忠厚惻怛制行端謹孝于親友于弟讀書好禮輕財重義和於鄉黨惠於宗族周貧濟急如饑渴之於飲食年彌高德彌邵少壯如一始終不二此其心術之微豈研硃吮粉之迹所

可盡邪裴晉公云一片靈臺丹青莫狀斯信然矣予故揭此於卷之首使後之人欲識君之貌者求諸像欲知君之心者其考之余言哉是為引

青谿漫稿卷十九